

編主境另孔

集二第刊叢本劇

沉箱記

境另孔

行印局書界世

沉箱記

四幕史劇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出版

劇本叢刊
第二集
沉箱記

實價國幣七十元

外加運費匯費

版權
所有
翻印
不准

著者 孔另境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特 別 啓 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沉箱記

時代——明萬曆年間

人物——杜嫩——北京教坊名姬

李于先——監生，杜嫩恩客

柳遇春——監生，于先之同鄉

謝月朗——杜嫩之姐妹行

徐素素——同前

陸鳳仙——同前

老鴿

四兒——杜嫩之侍女

孫富——年青之鹽商

趙大光——嫖客

宛兒——謝月朗之侍女

農	舟
民	子
數	二
人	人

第一幕

原书空白页

時——一個初冬的中午。

景——北京教坊（即勾欄），杜嫩的花閣。杜爲當時北京最享盛名的妓女，今年十九歲，長得美貌風流，當時院中有兩句話：「院中若識杜老嫩，千家粉面都如鬼。」可見伊姣艷異常，所以花閣中的佈置定然十分講究。可是現在，這位名姬却被李于先公子所獨占了，已經有一年之久，李公子的囊篋也報効得空空如也。老鴿的面色非常難堪，她對杜嫩的態度也大不如從前了，這類美麗的樹上已開不出黃金的花朵，因此，在這花閣中就不免要顯出一種盛時已過的氣氛。至於詳細的陳設和點綴，這裏不能一一寫出，全看導演的匠心，不過有一點得特別說明的，這祇是杜嫩的坐墊和梳粧之室，她的臥房是在後面一間，和這間有一門相通。

幕啓，杜嫩梳粧剛完，四兒一傍侍候，李于先却還在後面臥房裏床上。

杜嫩 四兒，你進去瞧瞧，公子醒着了沒有？

四兒 嗯。（走向後房）

四兒聲 小姐要我來瞧公子可醒了沒有？

于先聲 （如尚在睡夢中）噢，噢，你告訴小姐，我就起來了。

（四兒從後房回出來）

四兒 小姐，公子醒着就起來了。

杜嫩 唔，四兒，你去把臉水取來，同時沏一壺茶來。

（四兒出。李于先從裏房進來。李于先父爲布政，治家謹嚴。于先此次進京，乃奉父命，納粟入監，不意于先留連教坊，樂而忘返，迄今已有一年之久，把所帶來的許多金錢，都送在這杜鵑兒家裏，現在弄得囊空如洗，漸漸地被老鴿白眼相加，惟杜嫩對他仍百般恩愛。）

于先 阿嫩，你竟起得那麼早。

杜嫩 這是什麼時候了，虧你還說得出早。

于先 （望望窗外太陽）啊，當真可不早了，怕近午正了吧？

杜嫩 誰說不是，人家午飯都吃過了。

于先 那末，你呢？

杜嫩 （搖搖頭）還沒有。

于先 那又何必呢。反正我這幾天胃口很壞，不吃也吧。我替你去喊四兒給端上來。（向門外走狀）

杜嫩 （迅速搖手示意快別去喊，你一去喊，又得遭我媽媽一番詰問，你不知道媽近來正厭着你呢！）
于先 這我也有些看得出，總因我近來沒給她錢，可是她難道不想一想，這一年來我已經給了她

上萬的銀子了，近來一時不湊手，她竟沉得下這張老臉麼？

杜嫩 你畢竟是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公子哥兒，我怕你忘記這是什麼地方了！

于先 這我怎麼會忘記，你們是教坊，可是人情總還得講一點吧。

杜嫩 你快別提這些書獃子話了！她認得的不是你李子先，是你袋子裏的銀子，你不給她銀子，她還叫，你講什麼人情！

于先 就算你的話對，不過我和你娘已經打了一年的交道，目前因爲一時接不上卯，暫時記個賬兒，難道就不肯麼？

杜嫩 （搖搖頭）我怕她竟不肯！

于先 這……真豈有此理！

杜嫩 照我看去，這幾天裏怕就會對你下逐客令哩！

于先 她敢！

杜嫩 她有什麼不敢！反正你現在拿不出銀子，你硬她不過。

于先 這——

杜嫩 李公子，不是我這個時候還要說風涼話，我不是早經告訴你，要你還是少來幾趟吧，你兀自不聽我的話。現在，你爽性連住處也退了租，竟把這兒作爲你的家了。當時我倘不答應你，你

于先 一定要說我薄情，所以我只好點點頭，可是現在，萬一她真下了逐客令，你還住到那裏去呢！

我一點不怪你，但我也不能不承認自己有什麼不對。你是這京城裏數一數二的名姬，竟願垂青我這麼一個無名無姓的李于先，一年來你給我的恩情，多麼的熱烈，也多麼的真摯，祇要是人，那有不知感激之理！可惜我李于先命運不濟，在京裏坐等一年，毫無成就，連一個館席之地都沒有弄到，現在竟至囊空如洗，你媽要對我下起逐客令來，這，我也何嘗能怪你媽！我知道你也受了我的牽累，使你媽對你這樣的冷淡，近來連四兒也有些硬頭硬腦，彷彿不大聽你指揮的樣兒了。這都是我的不好，我對不住你！

杜嫩 快別這樣說了。我不過想點醒點醒你，使你明白點這裏的情勢。媽雖然勢利，可是畢竟還有我呢。她要是真做得出來，難道我會答應她麼？李公子，你也不必因了我這幾句話就發什麼愁，也談不到對得住對不住，辦法是要慢慢想出來的，也許——

于先 也許什麼？

杜嫩 （憨笑）也許……

于先 你快說呀，使人多麼着急。

杜嫩 （胸有成竹似地）也許因禍得福也說不定。你這話什麼意思呢？

杜嫩（憨態地）你是讀書人，難道這一點也想不出！

于先（作思索狀）想不出，想不出！你快別作難人了，快說吧！

杜嫩 我為什麼作難你，照理呢，這話應該要你說纔像個樣兒，要我說出來，多麼……難為情！

于先 哎，到這時我纔有點明白，可是……可是……

杜嫩 你先別着急，等我慢慢告訴你：我知道你一定要說，這個時候不應景兒，壓根兒——難辦，是

不是？

于先 你以為可不是麼？

杜嫩 不錯，你現在情形困難，似乎談不到這些，可是你要知道，機會却是現在最好：要是在你富有

的時候，我怕你也是吃不消的。

于先 反正你是她的搖錢樹，即使她肯放手，你也決不是像我現在的狀況下可以談得到的。

杜嫩 那末你的意思——

于先 不，阿嫩，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了。你能說出跟我，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那有不願之理，不

過我現在的情形你是知道的，我難道有什麼力量敢向你媽提出聘你的話麼——即使我提出，你媽也會當我說說玩兒的。

杜嫩 當然咯，不過問題是在你的情，你的心！

于先 阿嫩，這話我又有點不明白了，你難道對我的心和情還有什麼懷疑麼？

杜嫩 你們是公子哥兒，有的是銀子，在家就得膩胃了，出來尋尋開心，碰到玩得對景一點兒的姑娘，故意裝出許多肉麻的情愛來，彷彿他的心上就只有她一個人兒，於是朝朝暮暮纏住這姑娘的面前，等到這姑娘的心當真被他打動了的時候，說出許多知心話給他聽，甚至於願意一輩子跟了他，他却就要表示出厭棄了，這……（很感傷）

于先 （安慰地）嫩呀，你為什麼把我也看做這種人呢？

杜嫩 （感傷地）你難道不是公子哥兒麼？

于先 但我——我現在不是一個窮漢子麼！

杜嫩 你現在果然沒有錢，可是你家裏不是很有錢麼！一旦你家裏兌了銀子給你，你還不是一個十足道地的公子哥兒麼？

于先 我即使是公子哥兒，但公子哥兒並不都是像你所說的薄倖兒啊！

杜嫩 這——

于先 你要是不相信，我給你起誓好不好？

（四兒自外捧一茶壺，提一水壺上。）

四兒 啊，李公子又在起什麼誓呀？

于先 沒有什麼，跟姑娘說着玩兒。

杜嫩 要你取一點水，怎麼老半天纔來？

四兒 小姐你不知道，這壺水還是我自己去煮開的哩。

杜嫩 怎麼？難道廚房裏連開水都沒有麼？

四兒 不是沒有，他們不讓我舀！

杜嫩 爲什麼？

四兒 他們說開水是另有用場的，你要開水自己去煮。

杜嫩 （很感傷）連這幾個廚下人，竟也對我這樣了！

四兒 廚下人對小姐那敢這樣，還不是（以手指門外）她教過的麼。

于先 唉，別管它了，這都是我累你的。

杜嫩 快去洗臉吧，洗好臉來喝一盅好茶。

于先 你又有什麼好茶了麼？

杜嫩 這是昨天素素打發人給送來的，據說是一個南邊客人特地從杭州帶來送給她的。

（于先洗臉。）

于先 （洗完臉，過來坐下）既這麼名貴，讓我來嚐嚐這新頭兒看。（飲茶）果然不差。（取下蓋，張一張前

內。怕這是最上的龍升吧。

杜嫩 我也沒有問他們是什麼名色，你是南邊人當然識貨，還會錯麼。——你要不要吃點什麼？

于先 這個時候了，還吃什麼點心，還是——

杜嫩 好吧，四兒，你去傳兩份飯菜進來。

四兒 是。

（四兒下）

杜嫩 李公子，我問你，要是我果然想好了辦法，你——

于先 你難道還不相信我麼？

杜嫩 既這麼着，事情由我來瞧着辦，不過——

于先 不過什麼？

杜嫩 我也不必多說了，反正我的心已經定了，天大的事情我也不怕，只要你——

于先 我的心和身不都早交給你麼？

杜嫩 （羞澀地）啐，誰要你這——

（杜嫩的姊妹行謝月朗，徐素素，陸鳳仙，同入。）

素素 好好，有什麼說不完的話兒，還攔在白天說。

月朗（打趣地）大概是被窩裏忘記說的話吧。

鳳仙 沒準兒，也許李公子昨晚喝醉了，嫩姐沒法跟他說。

月朗 那末今天早晨呢？

鳳仙 也許李公子又沒曾醒。

素素 噢，原來這道理！大概鳳仙昨晚在這兒打邊鼓兒吧。

鳳仙（過去抓她）素素你這壞蹄子，看我饒你！

杜嫩 好了好了，大家別鬧，你們還不快給我坐下！

月朗 聽見沒有，娘娘吩咐，大家坐下。（自己先坐，素素鳳仙亦坐下）

杜嫩 我問你們，今天又是甚麼東南西北風把你們大夥兒吹了來的？

素素 一點兒也不錯，是甚麼風把我們吹來的，可不是東南西北風，是一陣仙風。

月朗 這話對，是仙風。

鳳仙 嗯。

杜嫩 你們快說，別給我賣甚麼關子啦！

于先 各位姐姐，我猜到了，姐姐們是來給阿嫩暖壽的。

杜嫩 誰要你多嘴！（彷彿記起似的）噢，還早哩。